

烟花

原创 轩轩 辰界时

2020-04-19

00:57

上次看烟花是在九月的悉尼，和蒋雨含一起。我前一天中午落地，阳光好到望而却步。她穿白卫衣和浅蓝色牛仔裤，话还没说就扑上来拥抱，很典型的见面方式。我吃了她做的三明治，喝滚烫泡腾片，她在小药箱里找治牙疼的药，天黑从超市步行回家，窝在沙发上看完了《杀人回忆》。

第二天我们去看烟花。白天温暖得要睡着，走在街上，手拉着手，排队等咖啡，趴在展柜上挑首饰。时间走得很慢，太阳怎么也落不下去，风吹过膝盖，裙摆要过一会儿才能荡起来。

到了港口温度和光线变脸一样断崖下跌。在同一条街上走三遍，只为了找一家神秘秘的餐厅。吃完饭再出来，风已经大到把声音吹散，两个人依然扯着嗓子讲话，时常聊到莫名发笑，笑到整个人歪歪斜斜，四周好像除了海什么也没有。看台上人一个挨一个，像扎实的珍珠项链。台阶是冰凉的，海面深沉光滑，饱满得像凭空酸涩的心情。海风把脸吹麻，远处响起一声爆破，天空开始五彩斑斓。用袖子包裹住整个手掌，手指颤巍巍地拍照。最后脖子要仰折，一歪头靠在她肩上，海风变成黑鸦片的杏仁奶油香。

回家时路面彻彻底底黑掉，如果不是两个人一起，势必要在路口痛哭一场才能舒缓心情。幸好有两个人一起。说一些无聊话，做一些对人类和宇宙没什么贡献的事情，甚至连突如其来不想讲话的情绪都那么一致。归属的感觉不是喝到甜美的草莓奶茶，不是买到源氏辣条即使喝三杯水也要吃光。是看见烟花把天空弄得乱七八糟，烟灰在海面上经久不散时哑然发笑。我们干了那么多疯狂事，终于活到现在稳稳坐在台阶上等烟花绽放，就像以前稳稳坐在教室里等班主任在周会上发飙。我知道你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表情，和同桌聊尺度非分的段子，等下了课收拾好书包跑到我这里讲，要是讲完我还没收拾好，就把书包挂在肘关节上晃来晃去。你也总是知道我突然失语的时刻，知道我想哭所以义无反顾沉默地抱住我。

九月和十月的交接点变得模糊，南半球春寒料峭，每一天都是好的，躺在草地上听海浪，吃分量和味道都足够的晚餐，拍一些不为了发社交平台的照片。生活的忧虑如影随形，夜半噩梦惊醒，日落和鸦叫铺天盖地，在不知名的街道迷路狂奔，后背早已冷汗涔涔。

离开是个雨天，在深圳转机。回想起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看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从第一次看这部电影就发誓要和她一起看。浮华璀璨的画面，流光几乎溢出屏幕，就像衬衫上蜿蜒的刺绣，笔袋里五花八门的荧光笔。那些年我们一起读书，放学总是比其他班晚半小时，各科课代表站在讲台上划重点。走出南楼校园里空空荡荡，除了零星几个被留堂，还有隔壁班等在篮球架边的男生。对爱情的全部想象是阅读课上的萌芽杂志，是手机里一晚上几十条的短信，是冬天有人故意把松软的雪球砸在笨重的冬季校服上，跑过来问你有没有砸疼。

我多希望每个冬天都像第一个冬天一样。不需要坎坷波折，不需要比装满一学期试卷的书包更沉重的力量，把还没长成的身体压弯压垮，压到蹲在路上埋头痛哭。最长的距离是从教室到后街说再见的距离，最难的事情是体育课上的八百米。看海只是看海，下雨会把伞撑起来。不会想跳下去，不会冒雨跑进雷声里，青春只是一杯待价而沽的冰激凌。

从来都不是发生了什么才想要流泪，而是为了顺理成章把眼泪流下来才发生了那样的事。烟花是暴力的，我们完好无损地坐在海边看它撕破天幕，然后假装一切没有发生，相扶走过漆黑的漫长的路。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，烟灰无处遁形，海水依然平静。